

纖細而堅韌的內在力量，女人們要有自己的房間

「女人們的白色房間」聯展

撰文／謝慧青、彭佳慧·攝影／蔡漢正

如果一個女人要寫作，就必須有收入和一個自己的房間。——維吉尼亞·吳爾芙《一個人的房間》

維吉尼亞·吳爾芙的小說《一個人的房間》，原是吳爾芙受邀去英國劍橋大學僅有的兩個女子學院演講「婦女與小說」，經過整理而發表的講稿；之所以用《一個人的房間》為書名，是企圖表達在家庭中女人沒有自己的書房、沒有應有的地位、也沒有與男性享有同等受教育和就職的機會，而使女人的懷疑和思辨精神，往往埋沒於家庭瑣事與歷史洪流之中。因此，「一個人的房間」所宣示的是，女性要進行創作，必須擁有的不僅是具體而實在的獨立空間，也是象徵不被打擾的自由心靈空間。

●為何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社會偏差的體制

吳爾芙所處的時空是20世紀初年的英國，她書中所提男性對女性的歧視是否仍然存在不得而知，時至今日，在積累了許多人的奮力不懈後，至少現在女人與男性有同樣受教育和求職養活自己的機會。但觀視國際藝壇，女性藝術家在所佔的比例仍舊不高，而為何比例不高呢？套用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的提問：「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

家？」諾克林認為這個提問扭曲了議題的本質，狡猾地暗示了：「沒有偉大的藝術家是因為女性沒有偉大的本事。」這是個錯誤的偏見。諾克林認為，女性在藝術創作上的劣勢，並非她們的藝術天賦不足，而是社會體系與教育所造成。藝術並非一個資賦優異的個人隨意而自發的活動，……藝術創作者的發展和藝術作品本身的本質和品質，都發生在社會環境之內，都是該社會結構的必要元素，並由特定的社會體制加以促成及限定。藝術創作要求依照一定的步驟，到位在家庭之外的一個機構學習特定的手藝與技巧。「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一個人天生有天才或缺乏天才，而在於社會體制的本質。不論所謂的才華或是天才的潛力為何，女性無法和男性站在同樣的立足點上去達成藝術上的完美或是成功，這實在是體制所造成的。

而史畢娃克在〈底層人民能說話嗎？〉一文中提出，在西方理論中心與政治威權長久以來都是以西方白人男性為主體的思考模式，忽略了屬於邊緣的窮人、有色人種與女性的發聲角度。「在父權與帝國主義之間，主體建構與客體形成之間，婦女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虛無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種瘋狂的往返穿梭之中，這就是限於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第三世界婦女』被位移的現象。」

●她們的生命故事

於駁二藝術特區自行車倉庫所展出的「女人們的白色房間」，是由謝慧青、彭佳慧、游婷敬所共同策畫，共邀請十七位女性藝術創作者參展。展覽包括一個當代藝術聯展以及一個影展，藝術家們在白色色調為主的展場空間中，透過作品訴說女人們的生命故事，呈現視覺上的美感風格。作品在纖細中蘊含著細膩豐富的情感，彰顯女性藝術家創作的獨特風貌，進而表現女性堅韌強大的內在力量。



徐薇蕙 綻 2012 白T恤鐵絲 尺寸依展場而定

「女人們的白色房間」展覽中，當代藝術家作品以裝置藝術為主，女性藝術家以白色為基調，將女性生活中經常接觸使用的材料，做為創作的發想，無論是剪紙、書籍、白瓷、衣服、布料，或是石膏、面膜、絲瓜布、洗衣夾、塑膠袋等，都是日常生活中隨手可得的物件；透過藝術家的匠心巧思，幻化為一件件情感豐富細膩的作品，並在纖細之中蘊含著強大的生命力。在創作的同時，藝術家們也將自己的生命故事與生活點滴，串聯編織進作品之中，說著一個個隱晦而又動人的人生故事。

參展藝術家來自台灣與香港，包括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家，讓不同族群的女性藝術家作品，有相互對話的空間。參展藝術家包括藝術家文晶瑩、李燕華、邱雨玟、峨冷（安聖惠）、徐薇蕙、陳慧嶠、康雅筑、張雅萍、魯碧·司瓦那、劉淑美、謝淑婷，以及導演謝珮雯、邱禹鳳、陳蔚爾、周瓊、張亞樂、潘怡潔。

●細膩而強大的內在力量

一進入展場映入眼簾的，是徐薇蕙的作品〈綻〉，一千多件白色T恤，高低錯落由倉庫的屋頂上方懸吊下來，就像是開滿一整個天花板的花朵；藉由最平實平凡的白T恤，隱喻了平凡大眾的潛在力量，也能聚集創造出美麗的視覺奇觀，並以此突顯對菁英社會上層時尚文化的美學反思。邱雨玟的〈水姑娘的繁衍計劃／迴流〉，更是花了接近一個月的時間，發動水姑娘志工團共用合作，將接近五萬多張白色「水姑娘」紙樣，拼接成高4公尺，長20餘公尺長的白色紙瀑；這些輕、薄、短、小的紙片，是女性們生活中最容易取得，也最容易造形的材料，卻在女性藝術家的手中，成千上萬地聚集成巨大的生命河流。一個個的「水姑娘」，融和了植物的、動物的以及女性的器官造形，蔓延、匯集、繁衍為壯大的生命史詩。

李燕華的〈回家計畫〉以家屋的形式再現，強調家是包容及保護人的心靈與身軀的空間，藉由現場裝置的手繪符號與〈頁·頁之間〉的計畫內外相互呼應，將象徵個人記憶的圖騰轉化為書本閱讀形式，讓觀者由時序性的差異，重新思考人與家的關係。

●材質的編織與蔓延

展場的右半邊，邀請觀眾進入女性藝術家個人的



照片前右是陳慧嶠的〈雲端〉，後方是謝淑婷的〈陶戲〉。



李燕華 回家計畫 2012 複合媒材 400×300×270cm

白色房間，各展間的作品象徵著住家中的客廳、書房、洗衣間、衣帽間，以及心靈之間、故事之間等，有待觀眾自行發現與想像。陳慧嶠的〈雲端〉則巧妙地利用現實中的要素，在白色展間裡擺放白色圓形桌子，四周圍繞著八張桃紅色的充氣沙發，營造一種劇場的情境，貼近自我內在對清淨、無暇又安定的「心靈空間」的渴望，也是她從外在世界遁逃的居所。仔細觀察看似柔軟潔白的桌面，密布著上千根尖針，串聯著白色絲線所組成，表面看來柔軟舒適，卻暗藏尖銳刺痛，溫柔與銳利並存，製造出觸覺與視覺上的感官矛盾與對立。另一件運用視覺與觸覺的相互抵觸的作品，是張雅萍的作品〈隱〉，藝術家將廚房用以洗滌器皿的鋼刷，編組為貌似柔軟綿密，如同華麗的羽絨瀑布，但實際上卻不舒適，甚至具有殺傷力；對女性每日的例行勞動家務，提出反思的角度。

展覽也邀請了兩位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家參與，魯碧·司瓦那的〈千絲萬縷〉以絲瓜布為主要媒材，結合鐵絲、玻璃、樹枝等材料，利用材質互相穿透後所形成的光影，表現與大自然相互融合的狀態，是藝術家意欲回歸自然的心願，也是對原住民

身分認同的回歸。峨冷的〈花落〉利用椰子纖維、鋼絲、尼龍紗網、毛線等材料進行創作，以充滿詩意的象徵手法，在呈現生活的回憶片段的同時，也思考關於生命的意涵；另一件〈夢與夢之間〉則運用填充與包裝水果的材質，手工編織出一間夢想的窩，思考在傳統與現代的互為影響下，原住民的藝術轉變的可能性。〈夢與夢之間〉，純白的保麗龍包裝材質，轉化為白色的裙襬蔓延，編織出一個新嫁娘的純白之夢。

● 記憶的痕跡

香港女性藝術家文晶瑩的〈重寫歷史III〉亦以紙為主要創作媒材，透過文字創作、剪紙和動畫的裝置，將新聞圖片中的加害人變成單色剪影剪紙，以內斂含蓄但又有張力的手法，重新詮釋性暴力所造成的陰影，並呼籲社會大眾不可忽視有關性侵犯的影響。謝淑婷的〈陶戲〉與〈小熊〉則是以日常生活小物品為藍本，創作出一個個的白瓷雕塑，將質地看似柔軟的物件，在經過高溫瓷化後，變成質地



劉淑美 麋鹿之歌 2012 空間裝置 500×600cm



康雅筑的三件作品：一件件吊掛在右後方牆上的〈雪衣〉，左後方牆上的照片、帽子和立在白櫃上的外套是〈沙天使〉，前方地上放置著〈囊袋之自畫像系列〉。

迥然不同的陶瓷，以此反轉觀者對柔軟、溫暖的刻板印象；而這些小雕塑也象徵藝術家過去回憶所留下的痕跡，也是時間的凝固。

劉淑美的〈麋鹿之歌〉則在石膏繃帶所形成的手勢上，藉由細細描繪的筆觸與痕跡，呈現如詩一般的意象，加上藝術家在駁二展區所撿拾的枯枝、落葉，也將整個房間裝置為充滿禪意的沉靜氛圍。

女性藝術家善於運用日常生活中隨手可得的物件，做為創作的養分來源。徐薇蕙的〈偽裝·掩飾·保護色〉則將女性敷臉的面膜，製作成女性實體大小的洋裝、高跟鞋和皮包等配件，透過面膜所扭曲成的一張張恐懼臉孔，隱喻女性在美麗的外表下，對外在所隱藏的痛苦和焦慮。康雅筑的〈雪衣〉、〈沙天使〉、〈囊袋之自畫像系列〉，同樣也使用了服裝與包包的造形。在〈雪衣〉與〈沙天使〉中，藝術家以塑膠布製作出雪衣與外套，她在寒冷的雪地中穿著裝滿雪、無法禦寒的塑膠衣服，卻在炎熱的沙地穿著塞滿人造塑膠袋的外套，藝術家以她的表演行為，控訴著人類破壞自然、影響地球氣候的真相。

在影展的部分，共展出動畫、實驗短片、劇情短片三種類型作品。女人的房間是私密的場域：女孩的衣櫃是情竇初開／性向認同與啟蒙的隱喻。「桑雅」的性別衣櫃在呼喊母系世代的情慾糾結和身分歸屬。一件衣服的遺味，是逝去的愛和曾擁有的甜蜜，少女的情竇初開在「愛情長片」中，以後設的情境談一場計量愛情付出多寡的戀愛。如果濃烈的愛是慾望的深淵，「量身訂做」的旗袍是女孩到女人的必備戰袍，穠纖合度、斤斤計較的是性禁地的窺視，撕扯的是女人們的忌妒與愛恨情仇的摧毀。

藝術並非一個資賦優異的個人隨意而自發的活動，藝術創作者的發展和藝術作品本身的本質和品質，都發生在社會環境之內，都是該社會結構的必要元素，並由特定的社會體制加以促成及限定。透過這個展覽，也許可以從「一個人的房間」串聯為「女人們的白色房間」，被壓抑的女性藝術也得以在一個個白色的房間中萌芽；這個白色的房間，可以創作、可以閱讀、可以思考、可以發呆、可以上鎖、可以分享……，一個個女人們的白色房間，可以待上好一陣子，可以醞釀滋生為內在心靈的養分。